

免疫力和隔离 之四 “最小的弟兄”

四子柳

圣经马太福音二十五章40节提到，“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以前我总是把这个最小的弟兄理解成身边或者教会中软弱、患病、面对磨难、或者生命出了问题的主内弟兄。

前几天读到一篇纽约时报的报道[1]，说纽约曼哈顿一家医院的顶级急诊科医生洛娜·布雷恩（Lorna M. Breen）4月26日自杀身亡。洛娜的父亲菲利普说，自己的女儿在抗疫前线坚守了数周，接诊了令人难以应对的大量新冠肺炎患者，并随后感染了新冠病毒。在家仅休养一周半后，她又返回医院工作。据说洛娜曾表示，在医院上班的人每天工作18个小时，睡在走廊里。她最后一次和父亲通话时提到，载着患者的救护车已在（医院）大楼外面等了3个多小时了，因为太忙，甚至无法把病患从救护车里运出来。

这个消息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和不安。之前我也陆续读到一些中文报道，说武汉的医护人员在疫情爆发早期工作强度非常之大，身心都极度疲乏，甚至处于崩溃的边缘。洛娜是我看到的第一个在COVID-19疫情中自己结束生命的医生，让人万分惋惜。

重温了马太福音书之后，我对这个“最小的弟兄”有了些许新的认识和理解。这个最小的弟兄不单单是局限于我们的生活或者朋友圈。这个最小的弟兄(或者姐妹)可能表面上和我们毫无瓜葛，可能看上去有着非常好的职业，可能看上去有着非常幸福的家庭，可能默默无闻，所以很难被注意到。

回想起我曾经读过的一个在疫情期间援助武汉的医生写的一篇文章，说看到很多的医院清洁工在疫情危机的时候同样面对险情，但仍在默默地坚持工作。没有这些清洁工人的付出，医院的整个救护体系就不可能正常运转。相对于医生和护士，这些清洁工人所受到的关注，实在是少得可怜。而且这些清洁工人大多可能是合同工或者临时工，一旦被感染，所能获得的补偿和救助可能也会相对有限。看完这篇文章，我感触颇多，感谢作者的视角，让我能注意到那些在聚光灯之外的角落中的人群们。

主教导我们去做工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可能主也在提醒我们，不要期待有回报，不要期待被人注意，不要期待得名份，因为“最小的弟兄”十有八九给不了这些。当我们默默地做工在这些“最小的弟兄”身上(包括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增强对罪的免疫力，让他们能更好地与罪隔离，这一点一滴，主都看在眼里，因为主说了“就是做在我的身上了”，这已经是最大最好的属天福份了。而且当我们默默地做工在这些“最小的弟兄”身上，我们只需单单注目在主身上，顺服主的引导即可。

最后让我引用几段特蕾莎修女的诗《不管怎样》(Do It Anyway)作为结尾。

The good you do today, will often be forgotten.

Do good anyway.

你今天所做的善事，往往会被遗忘。但不管怎样，还是要行善。

Give the best you have, and it will never be enough.

Give your best anyway.

将你最好的所有献出来，可能还远远不够。但不管怎样，还是要奉献。

You see, in the final analysis, it is between you and God;
It was never between you and them anyway.
你看，说到底，它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
而从来都不是你和他人之间的事。

1.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27/nyregion/new-york-city-doctor-suicide-coronavirus.html>